茶香室叢鈔

茶香室叢鈔序

茶香室者內子姚夫人所居室名也余旣葬夫人於右台山自營生壙於其左又於山中築右台仙館即署此三字於臥室中余每至杭州或居湖樓或居山館其在山館輒以茶香室爲寢處之所因思夫人曩時每流覽書籍遇有罕見罕聞之事必以小紙錄存之積至六七十事然以見書不多不能時有所獲且其所謂罕見罕聞者或實亦人所習見習聞焉久之意倦又久則拉襍摧燒之矣余自夫人之亡逾二年長子隕焉其明年又有次女繡孫之變骨肉凋零老懷索寞宿痾時作精力

益衰不能復事著述而塊然獨處又不能不以書籍自娱偶憶夫人故智遇罕見罕聞之事亦以小紙録出之積歲餘得千有餘事不忍焚棄編纂成書嗟乎余腹中之笥無以遠過乎夫人安知吾所謂罕見罕聞者博雅之士不習見之而習聞之乎書成名之曰茶香室叢鈔謂是吾之書可也謂是夫人之遺書亦可也光緒癸未端五日曲園居士書

茶香室叢鈔目錄

卷一

卷二

曾子沈水　子韋
華子期　毛萇
周貞實　時亮
冦先　孫什
卜成　謝允
所輔　虞詡字定安
杜周三子名　盧白頭
開元中十八學士　都督閻公壻
吳嶠　房元齡名字
張龜齡　温庭雲

卷三

王振由教官出身　選侍
客氏名刺　明季流寇起釁於婦人
由柏　宦官八字
呼吏爲都　亭長
唐人更點擊鐘　唐人猶尚右
舉人流落教坊　游士持書干謁
盜賊自號仙君　顧舟契
算盜絹數　拔釘錢
單名空格　書疏別紙
勒姓

卷四

尊夫人　上下同門

稱人曰老兄　仁弟

年兄　鄉弟

晚友生　同門

同學　門孫鄉祖

致政大夫　老爺

大人　自稱卑末

院君　鵜鬢

雲萍錄　淸甲

雁泊人戶　貴壽無後

卷六

以著靴爲敬　背胸
石位　紫花墩賜坐
乘馬至殿門　當廳下轎
禁武官乘轎　禁謁
儀鸞司　選人家狀
宋時見任官得應舉　宋高宗御書玉堂字
學士非具員吏　校書官日課
宋時史官　除擢侍從先命日者推算
僧爲州學博士　小兒官
害肚慼風　開印封印

卷七

卷八

卷九

歐陽公集古錄本劉原父　韵類題選

草書韵會　韵會定正

天竺字源　玉浮圖

極沒要緊　校官碑

反金人銘　三字經

千字文　家書以千字文編號

上大人　場屋中字體

石文　廿卅卌三字音

茶梌茶　勝

念字去一畫　以醫爲暬

卷十一

卷十四

卷十六

婁敬真身
董卓為厲
張桓侯頭
昭明太子脛骨
杜少陵骨
燕國夫人
崇禎帝降箕
土棺
楸函
壽堂壽神
歸真室
紫藤繞棺
生壙
羌女冢
王子喬冢
漂母冢
蘇子卿祠墓
劉表墓
木娘墓
三友墓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桂管布衫　羽緞羽紗

福色　繡袴繡裹肚

鸂鶒巾　嬾版

安哉　壒

鬢子　刀兒

剔齒纖　羽扇

撒扇　國初所用之扇

轎音橋　籃輿之輿讀去聲

鼠尾轎　棕船

西湖船用布帆　旹船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獅子　齊希特
剛巴兒　禿盟式
牴犯　貔貅
獨象　犴血
申紅　掃羇
狐涎　黑大蟲
碧雲霞　狗挽車
獅叭小狗　黃貓
貓魚　貓食盆
六技鼠　白鼠

魚鰕雞犬　蝌䱇二物
海蜘蛛　蚊大如蜻蜓
隊隊　寒蜒
鳴秋　治三蟲藥
蟧蟲　蛺蝶詐死

茶香室叢鈔卷一

德清俞樾

箕子易

宋方勺泊宅編云王昇字君儀無書不讀晚爲湖婺二州學官罷歸山中杜門二十年不赴調一日以箕子易筮之始治裝西去時年將六十矣

按箕子易不知何書　國朝全祖望讀易別錄所列圖緯陰陽災異占驗諸家凡三百餘種亦云備矣無所謂箕子易者

宋王銍默記云諸先生失其名杭州人遇異僧慈上座

傳以易數云易有三術上者不可言中者猶足了死生證心地下者知象數休咎遂授其術盡驗其書人猶得之號三宮易六遇易兆以道得其書不可用然則宋時術家之書託之於易者固不少也

明代諸家擬易之書

國朝劉鑾五石瓠云呂楠中經文在玆天經文翔鳳太微經皆繼潛虛泐太玄而擬易者也鑾常讀中經板本一過天經則未之見也翔鳳守父之業復作太微以稟授某宗伯不識果傳示否

愚謂楊子太元擬易已無謂矣元包潛虛陳陳相因更

可不作宋時有余稽者撰藏書以入起數今僅見其名於樓鑰攻媿集乃至明代尙有此等書何也

宋福建本周易

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有敎官出易題云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舉子不能曉不免上請則是出題時偶檢福建本坤爲釜字謬忘其上兩點也又嘗有秋試問井卦何以無彖亦是福建本所遺按此則知宋時刻經書有如此草率者今人得之亦將以爲宋版書歟

石林燕語又云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版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

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按此可見宋刻之大概矣

震卦有聲無形

雲溪友議云杜勝給事在杭州問婁千寶曰勝爲宰相之事如何曰如筮得震卦有聲而無形也注曰周易卜得震卦如聞雷不見其形凡事皆不成遂也按此殆當時術者之言非古周易說

占卦新法

占卦之法古以蓍今以錢宋儲泳出新意以木爲三彈丸丸各六面三面各刻三畫三面各刻二畫呵而擲之

皆三則成九老陽數也皆二則成六老陰數也兩二一三則成七少陽數也兩三一二則成八少陰數也三丸六擲而成卦詳見其所著祛疑說按此法殊簡而有理較勝用錢而世無知之者故表出之

趙子昂尚書集注序

明焦竑筆乘載趙子昂尚書序云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樂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學者不察尊僞爲眞俾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

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僞亂其間邪又幸而覺其僞忍無逃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邪余故分今文古文而爲之集注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按趙子昂以書畫名後世乃能灼知古文尙書之僞著書以明之是亦深於經學者矣惜其書不傳要是　國朝攻古文尙書者之先聲也

按序中不及周易未知何意疑或有誤然焦氏言得子

易貢職則又嘗不誤也

卉服

晉王嘉拾遺記云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茅爲衣卽尙書島夷卉服之類也又云燕昭王七年盧扶國來朝其國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爲衣是爲卉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讓昔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爲無老純孝之國

按此二條並言卉服蓋卽一國也雖未足爲禹貢卉服之塙據然後世木綿布之類實此種爲之權輿

拾遺記又云漢武帝天漢二年渠搜國之西有祈淪之

國其國人壽三百歲綴草茅爲繩結網爲衣似今之羅紈也

菁茅

水經淅水篇注引晉書地道記曰縣有香茅氣甚芬香言貢之以縮酒也按縣謂泉陵縣

宋朱輔溪蠻叢笑云麻陽苞茅山茅生三脊齊桓責楚苞茅不入者卽此

宋劉敞公是集三脊茅記云三脊茅出于江淮之閒皆楚越國也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故封禪者必以三脊茅其意以爲能服楚越則三脊茅可致而封禪

乃宜矣按得此說則知古人制菁茅之貢其意深遠非貴異物也

秬鬯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明堂所用鬱鬯凡三十斤取之信州吏云實未嘗用用之大毒能殺人按孔穎達云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然則安有大毒殺人之事後人法古而不得古法既失其眞遂以爲非皆秬鬯之類也

湯征葛異說

越絕書云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

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伯也按此或即葛伯事傳聞異辭

先大夫彌花府君印雪軒隨筆論葛伯事曰困學紀聞云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載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煩余謂孟子之說亦異說也葛伯放而不祀湯當以正理諭之不必為此委曲周旋之舉且遺之牛羊何易也湯之國七十里葛伯鄰其國亦當七十里相距遙遙而使亳衆往耕夫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何有怨言湯之民其肯負耒耜出疆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乎即為之耕矣炊之於

家中餉之於境外健步猶不勝其勞老弱安能任斯役乎況葛伯固一國之君也曰家之黍肉幾何劫於路而奪之此鄉曲無賴子所不爲而謂葛伯爲之乎余謂書言仇餉或者湯邊鄙之民有與葛接壤者適饁餉田中葛伯挾私憤以殺之如後世爭桑故事湯遂藉此以興師耳不當如孟子云云也

血流漂杵

宋樓鑰攻媿集北行日錄云相郎河亶甲所居東南二十五里朝歌城紂所都也中出茜草最多故相織名天下俗傳漂杵餘血所化也

關雎

宋王銍默記云李公弼字仲修初任大名府同縣尉因檢驗村落見所謂魚鷹者飛翔水際問小吏曰此關雎也因言此禽有異每棲宿一巢中二室仲修令探取其巢觀之皆一巢二室蓋雄雌各異居也因悟所謂和而別者以此按此可補傳箋之說所未備

有齊季女

國朝李超孫詩氏族考云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序采蘋美邑姜也齊讀如字有齊季女 國名太公之先所封也太公本齊後仍封于齊當武王為西伯時以女邑姜

妻武王計其時太公年已老則邑姜之爲季女無疑襄二十八年左傳云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季蘭意即邑姜之名其言濟澤之阿則尤齊地之證據讀齊爲齋誤矣

按此說殊新以季蘭爲邑姜名雖臆說無徵而以濟澤證齊地則爲有見至以太公之先本封齊國則尤有可證者國語云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憑神也韋注云伯陵太姜之祖逢公伯陵之後大姜之姪殷之諸侯封於齊地者疑太公本逢公之後與周本昏姻之國故避紂而歸周其後仍封之於齊復其舊也然

則邑姜爲齊國之季女正可無疑矣

聊樂我員

宋楊敬仲著詩解解此句云我自有員姓者我妻也見

樓鑰攻媿集

按此解亦甚新樓氏以古無員姓非之不知此員字若

作姓解當讀爲妘說文女部妘祝融之後姓也韋昭注

鄭語云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爲妘姓封於鄶今新鄭也

然則鄭固有妘姓矣妘通作云廣韻二十文云古文雲

字亦姓出自祝融之後而此經員字釋文曰本亦作云

則其通作妘有明證矣

余嘗於詁經精舍命諸生作越以鬷邁解或解云上章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原大夫氏則此章穀旦于逝越以鬷邁鬷亦大夫氏言與鬷氏之女俱往也引左傳鬷夷氏證古有鬷氏其說亦新附識之

從子于鵠

水經注云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寨故爲左邑縣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按毛傳鵠曲沃邑也正義曰曲沃非特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是鵠與曲沃非一地乃如酈氏之說鵠即曲沃也疑鵠即曲沃之合音從子于鵠即從

于于沃非必有二地酈說得之

坎坎鼓我

漢應劭風俗通云空侯漢武皇帝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按此知詩所謂坎坎鼓我者鼓琴鼓瑟皆是毛傳無文鄭箋云爲我擊鼓坎坎然非古義也詩言鼓我與舞我同鼓非樂器也琴瑟皆可鼓何必擊鼓乃謂之鼓乎

出自幽谷

明鄭仲夔耳新云李子田太史曾於秋冬之交見黃鸝

就水次以泥自裹旋蟄水底明年春又自浮出剖泥飛去始解出自幽谷之義按此亦可備解經之一說然詩經本文初不言鶯也

勒少仲同年言有人見桃樹上小蟲輒變成小鳥飛去始悟肇允彼桃蟲拚飛惟鳥之義此亦以目驗者說經少仲會爲詳言其狀惜不記憶也

費不聽宋神宗說

宋王得臣麈史云神宗皇帝聖學淵深莫窺涯涘費安中履任崇政說書一日講至祈父之序章祈父亶不聰止曰獨言聰而不言明何也費曰臣未之思也上曰豈

非軍事何謀聽作諜故邪侍臣莫不歎服

維帶維蛇

詩維虺維蛇　國朝蕭曇經史管窺引詩推度災作維帶維蛇按莊子齊物論蝍蛆甘帶司馬注小蛇也國語爲虺弗摧爲蛇將奈何韋注虺小蛇大是虺與帶音近義通但衆頭無推度災宜更核之

有北

晉王嘉拾遺記云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按詩言投畀有北此或古詩說乎不然四裔皆可投何獨言北也

拾遺記引皇娥之歌嘗其何所至窮桑證詩桑中之義

此則附會不足據

躍躍毚兎

國朝黎士宏仁恕堂筆記云小雅巧言篇躍躍毚兎注釋毚爲狡然塞上實有毚兎一種視山兎差小足前長後短走則輕首軒尾與所謂躍躍者正似

按明金幼孜北征錄云二十七日上令衞士掘沙穴中跳兎與幼孜三人觀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兎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或白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兎犬不能獲之疑卽詩所謂躍躍毚兎者也此

與黎所記正是一種惟足之前後長短兩說不同葢記載之訛也詩云遇犬獲之而此兎犬不能獲則非可據以說詩矣

國朝范昭逵征西紀畧云十八日抵噶里從者獵得毚兎四五大如鼠頭似兎尾則類鼠細毛黑白色足有長短跳躍甚捷犬不能獲惟網可得皮可爲裘殊煖此但言足有長短未別言其爲前爲後也

嵩高維嶽

漢應劭風俗通云中央曰嵩高嵩高也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按毛傳嵩高貌嶽四嶽也不專言中嶽應氏

之說或本三家歟
宋樓鑰攻媿集跋先大父嵩嶽圖云嵩高維嶽峻極於天巍然居四嶽之中蓋天下之絕境也亦以嵩高維嶽為指中嶽

左傳是太史氏之流

北夢瑣言云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聖修經襃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邱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

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爲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邱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宛章有所未一按此即漢儒左氏不傳春秋之說唐人猶及見之宋以後不復知矣　本朝爲公羊學者乃始大暢其旨

筮短龜長

左傳稱筮短龜長後世乃歷歷有據水經贛水篇注云贛水又北逕龍沙西昔有人于此沙得故冢刻塼題云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而今此冢垂沒于水所謂筮短龜長也又漸江水篇注云穀水東逕獨松

故冢下冢爲水毀其塼文云筮言吉龜言凶百年墮水中今則同龜繇矣又云沭陽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墮水甓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甓詣京咸傳觀焉乃如龜繇故知冢已八百年矣按此數事相類疑一事而傳者異其地且小異其辭

昭王南征

楚屈完言昭王南征而不復君其問之水濱不過一時抵折之辭不謂眞有可問者水經沔水篇注云沔水又東逕左桑昔昭王南征死于是水庾仲雍言村老云百姓佐昭王喪事于此成禮而行故曰佐喪左桑字失體

耳溠水又東得合驛口庾仲雍言須導村耆舊云朝廷驛使合王喪于是因以名焉今須導村正有大斂口言昭王于此殯斂矣溠水又東謂之橫桑言得昭王喪處也溠水又東謂之鄭公潭言鄭武公與王同溺水于是世歟既懸爲不近情矣溠水又東得死溠言昭王濟溠自是死故有死溠之稱王尸豈逆流乎此皆昭王南征之故事千載以下猶歷歷如見也

鸑旗

晉王嘉拾遺記云武王伐紂有大鸑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爲畫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鸑舟魯哀公

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蠭旗則其類也按蠭旗之義注疏無聞此亦可補杜注之遺

爲人後者不入

國朝黃鑫符簷偶記云唐陸廣微吳地記載餘杭山有夫差義子塚十八所義子之名始見此子路所稱爲人後者不入或即謂此等乎

按爲人後者禮所不禁而何以見絕於聖門自來不得其說鄭注亦迂迴難通余著羣經平議疑後字乃役字之誤然亦臆說也嘗命詁經精舍諸生解之有樓君名觀者解云此與喪服所言爲人後者不同猶言爲他人

子耳以今言之乃養子非繼子也養子不知起自何時然詩王風言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則古固有之矣以其背親從人故與僨軍亡國者並斥之余取其說刻入詁經精舍五集中今得黄氏說復錄於此

余又思之爲人後者不入此蓋行古之道也古者必無爲人後之說周公制禮始有之文王長子伯邑考早死無後不以成王爲之後可知當時尙無此禮也試以殷制言之大率有子卽有後如湯之子太丁卒立其弟外丙仲壬而仍及太丁之子太甲是也無子卽無後如沃丁崩立其弟太庚太庚崩卽立其子小甲不以小甲爲

沃丁後也小甲崩立其弟雍己大戊大戊崩即立其子中丁不以仲丁爲小甲後也孔子作春秋從殷之質然則子路揚觶之言或即孔子素王之制乎孔子有兄孟皮早卒孔子不以子思爲之後也禮有子思哭嫂之文則伯魚亦尚有長子子思不以白也爲之後也後人不達此意而説此記者皆曲説不通矣

先進於禮樂蘇子瞻説

東坡集有孔子從先進論其略云君子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

方圓亦岌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明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按蘇氏解先進後進與古說絕異未詳所本後儒說論語亦無引蘇氏此說者

孰謂微生高直孫奕說

宋孫奕示兒編云此言微生高於乞醯之際盡其委曲之道先儒解乞諸其鄰爲不直是直情徑行而無委曲周旋之義豈善與人交者哉按此說可備一解當時必

有人譏徵生高過於直遂者故夫子以此解之耳

日本國人物茂卿作論語徵說此章云高蓋孔子鄉人以直見稱孔子亦愛之故反言以戲之親之至也意者孔子家乞醯曰或者佯爲不知皆戲言也若他人乞之則是瑣事孔子何與聞其瑣事乎按此說亦佳不然則孔子轉似攻發人之陰私矣

有馬者借人乘之劉元城說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有問劉元城先生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先儒說此多矣但難得經旨貫串元城曰有馬者借人乘之便是史之闕文

後人見此語頗毋謂遂從而削去之故聖人歎曰今亡矣夫葢歎此句之不存也聖人作春秋於郭公夏五皆存之於經葢慮後人妄意去取失古人忠厚之意

負版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古喪服之制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此禮不見於世久矣翟內翰公巽嘗言論語式負版非版籍之版乃喪服之版以子見齊衰者必式爲證按如翟說則上句已言凶服者式之何必更出此文余重表姪戴子高望作論語注實用其說而云凡與人相見見其面則式不然則否負版者雖當車前亦

爲之式所以重喪願足補翟說之所未詳

長沮桀溺語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長沮浴桀溺問焉今日浴佳邪曰佳長沮曰浴須浴其內然後其表五藏六府尚有未潔四支八體何爲者邪夫浴者將使表裏潔也內有含瑕何遽浴邪按此語不知出何書

在陳絕糧

荀子宥坐篇載孔子厄於陳蔡之間曰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楊倞注云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時蓋暴露居此樹之下按孔子絕糧在九月時他書未載

人知孔子絕糧不知孟子亦嘗絕糧漢應劭風俗通云孟子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是孟子亦嘗絕糧也

刺孟諸書

孟子一書至今上配六經然北宋以前不甚貴自王充論衡有刺孟篇後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其書不盡傳人亦不盡知齊東野語曾臚舉之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鄭叔文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

家之人而柯能以詩禮者也其言尤悖羅氏則云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余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者也泰伯憂孟世之無君者也雖似持平之論而亦不滿於孟子

始作俑者

國朝馬驌繹史引王肅喪服要記云孔子曰嘗設桐人乎公曰齊人虞卿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自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桐人爲按說文人部偶桐人也淮南子繆稱篇魯以偶人而孔子歎高注曰

偶人相人也治說文者疑桐人是相人之誤相人者象人也乃覩此文亦作桐人疑其不誤葢古偶人以桐爲之耳孔子已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自來不知始作俑者爲何人據此則齊人虞卿也

吾我二字

國朝楊復吉夢闌瑣筆云元趙悳四書箋義曰吾我二字學者多以爲一義殊不知就已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吾有知乎哉就己而言也有鄙夫問於我因人之問而言也按此條分別甚明二三子以我爲隱乎我對二三子而言吾無隱乎爾吾就已而言也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我對公孫丑而言吾就己而言也以是推之予惟往求朕攸濟予即我也朕即吾也越予沖人不卬自恤予即我也卬即吾也其語似複而實非複

先聖先師

國朝喬松年蘿藦亭札記云凡始奠於先聖先師鄭注謂周公若孔子然卧此禮尙在孔子之前劉氏蘷曰虞庠以舜爲先聖夏學以禹爲先聖殷學以湯爲先聖東膠以文王爲先聖

按此雖臆說而似有理惟先聖旣代有其人則先師似

亦宜然荀子大略篇曰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呂氏春秋尊師篇曰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新序雜事篇曰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此皆先秦古書所傳當有依據或即三代時所謂先師乎西王國未詳何人楊倞注引或說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小臣高誘注以為即伊尹

經書刪節本

宋周密癸辛襍識云賈師憲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略又欲節十三經注疏未及入梓然則經史刪節本宋

時已有之矣

舍注疏立異論

蘇子由龍川别志云王文正公爲相南省試當仁不讓於師賦時賈邊李迪皆有名場屋及奏名而邊迪不與迪以落韻邊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王文正議落韻失於不詳簡耳若舍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輒許恐從今士子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邊按今功令場屋中不遵朱注者不取亦此意也

農孝經酒孝經

宋孫奕示兒編云孝經孔子所論也孰知郭員輔又變

爲武孝經原注唐鄭氏又易爲女孝經原注唐侯莫陳邈妻以至農孝經原注皇頗賈元道酒孝經原注不著撰人名氏紛紛而出按諸書今無傳且莫知其名矣

又按酒孝經發端必云其無加於酒乎當是游戲之作余此書本非所以說經而鈔撮所及亦偶有及經義者遂合爲一卷終以此條者以見所說似經義而實非亦猶酒孝經之徒有經名也

德清俞樾

盤古即元始天尊

晉葛洪枕中書云昔二儀未分已有盤古眞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按任昉述異記吳楚閒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而道家又有元始天尊所書經籍志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是也今據枕中書則盤古與元始天尊二而一矣

枕中書言元始天王與太元聖母通氣結精元始君經一劫乃一施太元母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

頭皆其所生是卽述異記所述吳楚閒說盤古夫妻陰陽之始者也荒誕之說聊博異聞耳胡五峯皇王大紀以盤古爲始是直以元始天尊爲萬代帝王之鼻祖矣可笑孰甚也

許耳

梁元帝金樓子云許耳之子名曰由字道開一字武仲黃白色長八尺九寸兄弟七人十九而隱堯欲禪之由乃洗耳按許由父名世所罕聞幷其儀狀亦僅見於此

章鴟

梁元帝金樓子云商均一名章鴟按鴟疑鴟字之誤商

章同聲均與鐲一聲之轉耳然金樓子所載古人名字多詭異如商湯七名有將肚之名亦不可解也

商湯七名五云天乙六云地甲今人知有天乙不知有地甲

伯夷叔齊

梁元帝金樓子云夷雍之子名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依麋鹿以爲羣叔齊起害鹿鹿死伯夷恚之而死按夷齊之死文選注引古史考云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其事已屬與聞而此乃云因害

鹿而死則又異矣
又按列士傳亦載此事云夷齊隱於首陽山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隱周山食周薇奈何二人遂不食薇經七日天遣白鹿乳之得數日夷齊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子遂餓而死小說家言鄙俚可笑也
又按困學紀聞原注載陳彭年對眞宗語夷齊父名初字子朝見春秋少陽篇而金樓子謂之夷疑之子亦異
伯夷之弟
晉張華博物志云靈帝光和元年遼西太守黃翻上言

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使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求見掩藏按列士傳云孤竹君薨伯夷長子當立乃讓與弟叔齊不受乃讓與異母弟伯僚此屍其即伯僚歟惟伯夷既字伯此異母弟何以亦字伯豈一母之子即自爲伯仲歟文選辨命論云夷叔斃淑媛之言注引崔琰七觴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已稱夷爲叔抑又異聞

水經濡水篇注云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槨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浮棺吏嗤笑者皆無疾而死

于是改葬之事與此同惟太守之姓吳未詳孰是

又按此文疑有脫誤本當云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伯遼海水漂吾棺槨耆伯遼卽伯僚也古字通耳後人不知有伯遼之名欲以遼海二字連讀遂去伯字并去水字

比干心十二穴

梁元帝金樓子云殷紂淫虐王子比干諫弗聽剖其心十二穴破而觀之按史記但言有七竅此云十二穴亦異聞也

以箕子爲風伯

明楊愼藝林伐山云顏之推賦歲精仕漢風伯朝周以箕子爲風伯謂箕星好風也

按太公金匱云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十餘日甲子平旦五丈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尙父曰四海之神與河伯風伯雨師耳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驚顏賦所稱風伯朝周當指此事非必箕子然上句歲星東方朔也則下句風伯又似實有其人升庵以爲指箕子或亦一說

慈童

日本人守屋元泰字伯亨著有東陽巢集中有題慈童

畫五言絕句一首序云世傳慈童事周穆王有寵嘗誤越王枕王放諸酈縣山中私憫焉臨去授以法語曰朝朝誦之可爲周身之防慈童恐遺忘題諸菊葉旣而有露涔涔滴於溪流慈童飲之極甘美遂爲仙下流之民三百餘家飲者悉得上壽按此事不知出何書中國人但知有酈縣甘谷事不知有慈童也是眞異聞矣豈周秦閒相承有此說由徐福輩傳述至彼乎

水經湍水篇注云湍水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澗山芳菊溪亦言出析谷葢溪澗之異名也源旁悉生菊草潭澗滋液極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長年司空

王暢太傅袁隗太尉胡廣並汲飲此水以自綏養按此亦即南陽酈縣甘谷也世知有甘谷不知有析谷因慈童事并記之

管仲父名

國朝程大中四書逸箋云管夷吾字仲其父名山亦字仲見陳心叔名疑

先聖本名兵

宋周密癸辛襍識別集云陳召初名紹欲改名或言增損偏旁可也昔先聖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及問其語所本則不能知可謂異聞也按此眞無稽之談以古

文論此二字亦不相似乃謂去下二筆則是孔子時已有今之正書矣

國朝喬松年蘿藦亭札記云此所謂兵乃古長字非兵戈之兵其字下從儿不從八按說文長篆下所載古文有如此者然亦異說也

孔子至吳越

吳越春秋云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按越絕書亦有此文是孔子嘗親見句踐矣然此當在越王徙都瑯琊之後孔子未必至吾浙也

國朝馬驌繹史引吳越春秋云夫差聞孔子至吳微服覘之或人傷其指王怒欲索或而誅之子胥諫而止按此則孔子固嘗至吳矣而今本吳越春秋無此文

素相

國朝梁同書日貫齋塗說云孔子素王邱明素臣人習用之素相未有用者論衡超奇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

蘧伯玉軼事

晉王嘉拾遺記云師涓出於衛靈公之世造新曲以代古樂蘧伯玉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爲沈湎淫漫之

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爲於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師涓退而隱跡遽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按此乃遽大夫之軼事

曾子子貢軼事

國朝程大中四書逸箋云人知子疾病子路請禱不知孔子病子貢出卜太平御覽引莊子云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又云人知曾子不忍食羊棗不知曾子不忍食生魚孝子傳云曾參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

之曰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食生魚

宰我朝歌墮車

水經淇水篇注引論語比考讖云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蹷墮車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故以足蹷之使墮車也今人止知墨子迴車事不知有宰予墮車事

曾子沈水

宋書文九王傳建元初故鼠素秀才劉璡上書曰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板

困學紀聞引顏氏家訓曾子七十乃學謂未詳所出考

曾子沈水事更千古奇聞矣

按琴操載尹伯奇無罪爲後母讒而見逐援琴作操曰履朝霜兮採晨寒云云曲終投河而死然則孝於親而沈乎水當用伯奇事或本作尹子後人誤作曾子耳

子韋

晉王嘉拾遺記云宋景公之世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曰聞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祕請見語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景公賜姓曰子氏名之曰韋卽子韋也按子乃宋姓此後世人君以國姓賜人臣之始

華子期

謝康樂集遊名山志云華子岡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先生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爲稱也按祿里先生卽四皓之一華子期葢四皓之徒矣

毛萇

唐陸廣微吳地記云洞庭山記曰洞庭有二穴昔闔閭使龍威丈人尋洞遇一石室石几上有素書三卷持回孔子曰此夏禹之書並神仙之事言大道也丈人姓毛名萇號曰毛公今洞庭有毛公宅按此與傳詩之毛公同姓名是又一毛萇也

周貞實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零陵淡山有石巖秦時有隱者曰周貞實嘗隱於巖中始皇好神仙方士或薦貞實始皇召之使凡三往貞實不起遂化爲石按此秦之隱君子更在淮陽應曜之前而世無知者

時亮

後魏酈道元水經河水篇注引泰川記云河峽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書五笥亮南安人也按時亮不知何時人必古之隱君子也

按唐述者據上文云羌曰鬼曰唐述因時見神人往還因名之爲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謂之唐述窟然以時亮例之安知唐述非亦人姓名乎

寇先

水經睢水篇注云睢水又東逕睢陽縣故城城西門卽寇先鼓琴處也先好釣居睢水旁宋景公問道不告殺之後十年止此門鼓琴而去宋人家家奉事之按此則寇先者亦近乎仙矣

孫什

又濟水篇注云濟水又逕什城北祝阿人孫什將家居

之以避時難因謂之什城焉是孫什亦必隱居避世之士

卜成

又洛水篇注云又東北九山溪水入焉水出百稱山東谷仲長統曰昔密有卜成者身遊九山之上放心不拘之境謂是山也卜成未知何時人亦一高士

謝允

又沔水篇注云曾水導源縣南武當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嵾上山又曰仙室晉咸和中歷陽謝允舍羅邑宰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焉然則謝允去官高隱亦一陶

淵明矣

所輔

又河水篇東北過漯陽縣北注云漢安帝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數百乘船寇平原縣令劉雄門下小吏所輔浮舟追至厭次津與賊合戰雄為賊禽求代雄豪縱雄于此津所輔可謂孝盡愛敬義極君臣矣按所姓罕見世徒知漢有所忠不知又有所輔

水經注中所載古人姓名多湮沒不著因表出數人尚友者儻有取乎

虞詡字定安

水經陰溝水篇注云武平縣故城西南七里許有漢尚書令虞詡碑碑題云虞君之碑諱詡字定安按范蔚宗漢書詡字升卿定安蓋其幼字也

杜周三子名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唐世系表杜周三子延壽延考延年則知本傳所謂二子夾河為郡者即延壽延考本傳但載少子延年而不載前二子名因表出之按日知錄言兄弟二名而同其一字世謂之排行起於晉宋漢人無有然杜氏三子皆以延字為名則西漢已有之矣或譜牒所言多出後人偽造未盡可據乎

盧白頭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云國子博士盧白頭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靜邱園放傲學極六經流通百氏晉泰初起家爲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爲事注周易行於世按盧白頭之爲人知者尟矣宜表出之

開元中十八學士

元白珽湛淵靜語云元宗開元中於上陽宮含象亭以張說徐堅賀知章趙冬曦馮朝隱康子元侯行果韋述敬會眞趙元默毋煚呂向咸廙業李子釗東方顥陸去泰余欽孫季良爲十八學士命董萼畫像御製贊爲千

載翰施益事按太宗時以杜如晦房元齡等爲十八學士至今豔稱之而不知開元時又有此十八學士

都督閻公朂

滕王閣序都督閻伯嶼欲其壻吳子章爲之此事人所共知也王定保摭言云王勃著滕王閣序而閻公意屬子壻孟學士者爲之已宿搆矣則閻公之壻是孟學士而非吳子章未詳孰是

王子安序云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靑霜王將軍之武庫孟與王必坐中上客猶都督閻公宇文新州皆實言當時之人非古人也後人不達此而異說遂起

矣閻公之壻當是吳子章而非孟學士孟學士必當時負文望者或閻公欲揚其壻之名使孟學士宿搆一文俾其壻冒爲己作以誇坐客耳王定保知此文爲孟學士作葢傳閻之得實者而以孟學士即閻壻則又誤矣余于千載下發古人之覆未知然否

晉羊球登西樓賦云畫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栱濕濛濛之飛雨王子安滕王閣詩畫棟珠簾一聯即本此不獨落霞秋水兩句有所沿襲也

吳嶠

唐柳宗元龍城錄云吳嶠嘗溪人年十三作道士煬帝

元年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而旺氣流萃於秦地令不之信至神堯即位方知不誣嶠精明天文卽袁天綱之師也至今人知有袁天綱不知有其師吳嶠霅溪人則吾郡人也宜表出之

房元齡名字

宋張淏雲谷雜記云舊唐書房喬字元齡新書元齡字喬歐陽公集古錄中有元齡墓碑亦云字喬隋人多以字為名元齡實本名喬後來卽以字行卻以名為字也寶苹唐書音訓云唐十八學士圖贊皆當時墨迹云房元齡字喬年豈以單稱不類武德遂添一年字乎宰相

世系表又以元齡字喬松未知何據按喬年喬松人所罕知宜表出之

張龜齡

唐顏眞卿撰浪跡先生元眞子張志和碑云元眞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改名志和字子同按張志和原名世罕知者志和兄松齡有答弟志和漁父歌見全唐詩

溫庭雲

北夢瑣言曰溫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今庭筠之名行而庭雲之名廢矣

枯松太保

明謝肇淛文海披沙云唐王建平東川諸將莫不爭功獨王宗裕立枯松下未嘗自言時人謂之枯松太保與馮異稱大樹將軍可謂的對

衛遂

唐許渾題衛將軍廟詩序云將軍名遂睦人少習詩書學弓劍二十七游并汾間遇神堯皇帝始建義旗天下既定錄其功拜將軍宿衛以母老病乞歸侍殘年詔許之既而以孝敬睦閭門以然信居鄉里及卒邑人懷其賢廟于荆溪之涯以平生弓甲縣東西廡下歲時祠祭頗福其土焉文士王敖撰碑辭實詳備惜乎國史闕

書其人因題是詩於廨壁按此則遜亦唐初一名將而名氏翳然記此以補唐史之遺

韓膛眼

卽韓通也齊東野語云焦千之學於歐陽公一日造劉貢父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稾劉問爲韓膛眼立傳否焦默然劉笑曰如是亦是第二等文字

馮道不知生日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云馮道自幼涉亂離不知生日在天福中爲上相晉帝問之欲致賀道對以實是馮道終身無生日也然不知出何書據舊五代史道官至戸部

侍郎始丁父憂不當不知有生日

陶穀本姓唐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陶穀姓唐唐宰相莒公儉之後祖彥謙有詩名號鹿門先生穀避留祖名改姓陶後歷事累朝不復還本姓士大夫譏之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陶穀小名鐵牛李濤嘗有書與之曰每至河源即思令德唐彥謙之孫也以石晉諱改姓焉

八大王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慶歷中皇叔燕王元儼薨仁

宗追悼尤深詔有司擇立號之尤尊美者乃特贈天策大將軍王性嚴毅威棨著于天下士民識與不識呼之曰八大王犬戎尤憚之按今小說中說宋仁宗時事有所謂八大王者當時乃眞有此稱也

宋沈淑諧史云富鄭公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曰燕王威望著于北虜燕薊小兒每過夜啼其家必驚之曰八大王來也每牽馬牛渡河必曰莫大王在海裏其畏之如此

癸辛襍識袾羅壽可遊汴梁書所見云登雲樓俗呼八大王樓蓋初爲燕王元儼所居

八大王之子

歐陽文忠公歸田錄曰華元郡王允良燕王子也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饑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興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木馬子不知何物宋沈淑諸史云周王元儼慶歷四年封燕王好坐木馬遇饑則於其上飲食仍奏樂於前或終日在上酣飲是又以爲燕王事不應父子同好木馬殆傳者誤也

按宋周密志雅堂鈔云劉貢父書燕王小子元安年三十餘不知人事每食必置糞少許於食中世傳糞進之事似之據此可知八大王英武而其子愚蠢所謂木

馬子者竟是便溺之器矣新唐書回鶻列傳云突厥三部落乘木馬馳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輒百步此言木馬不言木馬子殆猶今之冰牀非可用之於居家者也元吳自牧夢粱錄有頁桶浴桶馬子桶之名此言馬子不言木然曰桶則固以木爲之卽今所謂馬桶也在宋時已有馬子桶之稱則允良所坐木馬子必是此物因坐其上進食傳聞過實乃有食必置糞之言亦可見其淸狂不慧不足紹其父之遺風矣

宋周煇淸波別志云吳虎臣漫錄言某王幼子年三十餘不知人每食必置糞少許於食中撥此亦卽允良之

事惟允艮與元安有二名未詳孰是至諸史謂是燕王元儼事則失之

蘇杲

元白廷湛淵靜語云眉州蘇先生杲老泉之祖輕財好施濟人之急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賑濟其鄉里遠秋熟人將償之終憐其貧辭不受以致破業厄於饑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後三蘇以文章名天下按蘇杲之行誼略見於蘇明允族譜後錄今人但讀其族譜序而族譜後錄上下兩篇罕有讀者故其先世事實知者鮮耳

林和靖祖

國朝崔應榴攤飯續談云十國春秋林克己錢唐人忠懿王時官通儒院學士博學善文章宋隱士逋卽其孫也

司馬公實王介卿

國朝崔應榴攤飯續談載司馬溫公曾字公實見瞿者年籀史注王荆公初字介卿見曾子固懷友詩按今人知有君實不知有公實知有介甫不知有介卿也又引後村詩話云石曼卿舊字安仁亦人所罕知者

蘇明允謚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三蘇皆得謚文老泉文安東坡文忠潁濱文定森然鼎峙為一代文宗余按老蘇之謚本傳不載據本傳云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並後人稱其官曰蘇文安而劉氏誤以為謚乎

東坡一字子平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蘇子瞻一字子平文與可月嵓齋詩云子平一見初動心犂致東齋自摩洗又云子平謂我同所嗜萬里書之特相寄注云子平卽子瞻也余按軾者車前橫版也則名軾字平義甚相稱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陸深玉堂漫筆云子瞻一

字和仲子由一字同叔懷素自敘帖近刻石於蘇州蘇縶城一跋云予兄和仲自題曰蘇轍同叔案俞德鄰佩韋齋輯聞東坡一字仲和洗玉池銘末云仲和甫銘之維以識德是字仲和非和仲也余謂和仲或作仲和此無足異惟與子平之字又不同何東坡先生舊字之多也

老泉山人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然則世稱蘇明允爲老泉誤矣

袁綯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歌者袁綯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和間供奉九重嘗爲吾言東坡公昔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夕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坡爲起舞曰此便是神仙矣按袁綯爲東坡客知者鮮矣是宜與赤壁舟中之楊世昌同表襮之也

邵餗

負暄野錄無撰人姓名云邵居上餗工爲釵股篆范文正公作嚴先生祠堂記欲求其書無刻之石余嘗傳得范公書云云余又於巴陵登岳陽樓乃滕宗諒子京知郡日

所脩記亦范文正公所撰蘇舜欽書邵餗篆額時號四絕按范文正公兩文至今膾炙人口而邵餗之名稍晦范公與邵書云非託之奇人則不足傳於後世先生篆高出四海誠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子陵之風後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爲教也亦大矣哉是文正公之意欲已文託邵書以傳邵之見重於當時可見矣

章望之

癸辛雜識曰正閏之說尙矣歐公作正統論章望之著明統論以非之蘇長公正統論引章子之說章子卽望之也

蘇佛兒

東坡志林載合浦老人蘇佛兒年八十二有兄二人長九十二次者九十

按父子兄弟俱長壽者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閒寶中鄢陵許永爲鄭州盧縣尉七十五歲其父瓊九十九歲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七藝祖召瓊問唐季事賜衣幣䘏焉

老申

癸辛襍識載羅壽可再遊汴梁書所見云相國寺有石刻云蘇子贍子由孫子發秦少游同來觀晉卿墨竹申

先生亦來元祐三年八月五日老申一百一歲惜老申不知何人也

張百杯張百篇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張端公伯玉仁廟朝人也名重當時號張百杯又曰張百篇言一飲酒百杯一揮詩百篇也按李太白斗酒百篇人人知之不知又有張伯玉也

四淸

元揭傒斯曼碩詩有題四淸圖詩一淸曰王右軍二淸曰軒轅彌明三淸曰玉川子四淸曰林和靖按四子似

不相類不知何以合爲四淸也

黃子久名靜堅

國朝葉廷琯鷗波漁話云康熙間吳中顧來侯復纂書畫壯觀錄載黃子久水墨山水署款大癡道人靜堅此名不經見余按堅與久義相應名靜堅故字子久也

海鷗

明楊慎藝林伐山云柳公權僕名海鷗竊銀杯者

鄧馱

宋周羽沖三楚新錄云鄧詢美道郡人也背傴時謂之鄧馱按今人以傴者爲駝子其字實當作馱

張小舍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前明成宏間吳郡東北夷亭鎮有張小舍者善捕賊盜百無一遺盜賊爲之語曰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夷亭張小舍里巷至今傳之張小舍名浩字彥廣號南坡沈石田之外祖徐武功爲誌其墓

按張小舍一捕盜之人而亦以成名後世何途無人才乎

陳濟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語云明修永樂大典以武進布衣陳濟爲總裁按陳濟之名今知者罕矣

又按吳長元宸垣識餘云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十卷湖廣王洪編纂

南翔八老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唐時升三易集有南翔八老人詩序云南翔里有八老人爲社徐爵九十六趙陸九十四陸淙八十五徐勳張鑾俱八十四董儒八十三朱梓八十二陸球八十一居止不一二里以林酒談笑相娛樂誠太平盛事也按此八老人當在明正德嘉靖間故詩云正嘉遺事多訛謬欲問鑾輿南幸年

吳門四才子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徐博士昌穀在前明成宏間與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希哲文待詔徵明稱吳門四才子而昌穀實吾邑梅里鎮人也按唐祝文三君婦孺皆知而徐稍晦今盲詞家乃以唐祝文周爲四才子周爲周美成北宋人也大可一噱矣

又按明神宗時秦淮四美人爲朱無瑕鄭無美馬湘蘭趙今燕見無名氏所著秦淮畫舫餘談

吳雨田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鄭版橋工隸書自成一派關帝廟道士吳雨田從之學字可以亂眞然則世所傳版

橋道人書安知非出吳兩田筆耶

朱太平

明都穆都公譚纂云沈石田傭朱太平亦善山水

馮玉瑛

國朝楊復吉夢闌瑣筆云馬士英善繪山水得之者故其名曰馮玉瑛

余幼時有詩云君子雖爭沒世名流芳貽臭要分明曹蜍李志皆千古爽使人叟馮玉瑛